



旧闻
抚事

顾青

“建国号”起义中的江都人

宣宝珍



此外,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邱城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。到时,有白十字信号联络。”

“建国号”飞抵扬州后,必须在扬州西郊机场加油保养,而扬州航空训练处少将主任白景丰(起义筹划者之一)正在南京开会。时间不等人,起义机会稍纵即逝。周致和立即找到家在扬州的少尉飞行员管序东,请其父亲到天宝银楼兑换金条、金戒指等物,暗中买通机场相关人员,给“建国号”飞机加满了油。

其时,管序东正筹备中秋节与王浦青订婚。得知次日飞往延安,他毅然决定追随周致和投奔光明,并给父亲和未婚妻留下书信和便条。在写给王浦青的便条中,管序东善言劝她“重新安排生活,切勿因此延误青春”。

8月20日,星期一,汪伪沿袭国民党惯例,举行“孙中山纪念周”活动。管序东和飞行教官蔡云翔、于飞、张华等六人,从扬州西郊机场驾驶“建国号”专机飞往延安。经过6个多小时的飞行,飞机顺利抵达延安机场。军委航空组

乾坤、王弼等前往迎接。

翌日,“建国号”起义人员给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致敬信。签名时,周致和、黄哲夫、赵乃强、管序东、黄文星、沈时槐依次写上新名字:蔡云翔、于飞、张华、顾青、田杰、陈明秋。

当晚,朱德、叶剑英、罗瑞卿、杨尚昆、胡耀邦等领导同志在八路军总部接见起义机组。叶剑英宣布将“建国号”以起义日命名为“820”号飞机,隶属八路军总部。这架日本政府送给汪伪政权的“国府”专机迎来新生。

8月28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和王若飞乘“820”号飞机去重庆谈判,登机前在延安机场接见了机组人员。

到延安后,顾青进入抗大学习,参与创办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——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,历任参谋处主任、学员飞行大队副大队长、机械室实习主任、飞行教员等职,为东北老航校建设和飞行员培训作出了贡献。

1947年7月,顾青执行飞行任务时,由于遭遇恶劣天气,加之飞机罗盘失灵,误飞到苏联境内,被诬为叛国投敌,判刑入狱。1969年刑满后,留引龙河农场就业,直至1982年退休。

1984年,顾青冤案得以平反昭雪,享受副专员级离休待遇。江苏省委统战部受中央统战部委托,为他颁发了起义证书,高度评价他为新中国空军建设作出的特别贡献。

令人欣慰的是,顾青和王浦青在相恋40年后终于结为连理。1985年10月,顾青任江苏省政协委员、文史专员,2004年5月病逝于南京,享年82岁。

如一颗流星,突然间亮起,又匆匆熄灭,那一道弧形的轨迹,也曾放射出耀眼的光芒。那就是始创于江苏的教育“试验田”——农业中学。

1958年秋,我读小学五年级,“农业中学”这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,几乎一夜间响彻神州。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学显得有些兴奋,小学毕业如果考不取镇上的中学,就可以上农业中学,又多了一条出路。

1960年,我从樊川小学考取樊川中学。一个姓马的同学上小学时跟我同路,总是形影不离,他考进了农业中学。在我一再要求下,他带我到他的学校玩了一次。樊川农业中学在三里桥附近,离公路不远,靠近公社的万头猪场。那里的教室正在建造,临时的学校办公室安排在猪场配套的仓库里。我很羡慕他们学校有一大片田地,作为学校的试验田,据说种出来的庄稼与蔬菜,学校可以有一定的支配权,填补办学经费的缺口。

1961年冬,我的父亲从樊川文化站调到东汇农业中学任校长。有一次,我去父亲那里,看到学校也有一大片庄稼地,正在收获胡萝卜。那时提倡“瓜菜代”,中午,学校食堂为教师们煮了一大锅胡萝卜饭,我也乘机饱餐一顿。几十年后,回忆起东汇农业中学,只剩下胡萝卜饭的香味,其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。

初中毕业后,我与几个农业中学教师有较多的接触,对农业中学才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农业中学与农业、农村、农民有着更多的联系,校舍由学校与所在生产队共同建造,学校试验田也由学校所在地的生产队划拨,教师由地方选拔,招生规模根据当地具体需要与学校的承载能力确定。教材基本由两个部分构成,文化知识教材与普通中学基本相同,农业基础知识教材由教育部门根据农村需求编写。有些地方还增加一些特色课程,如珠算、毛笔字、农业机械、蚕桑管理、兽医基础、会计基础知识等。

农业中学与普通中学的最大区别,是实行半工(农)半读。原则上一半时间读书,一半时间参加劳动。这种制度的灵活性很大,农闲时以读书为主,农忙时以劳动为主;阴雨天读书时间多一点,晴好天气劳动时间多一点;无突击任务时,读书时间多一点,有突击任务时,劳动时间多一点。劳动分为校内试验田劳动、校外生产队义务劳动,以及为砖瓦厂等合作单位开展的有偿劳动。有有偿劳动获得的收入,除了用于改善办学条件,还给参加劳动的学生少量伙食补贴,也拿出一些钱来帮助困难学生解决学费、生活费,尽量减少因贫辍学人数。

农业中学的创办与五十年代初的扫盲运动一样,提高了农村教育与文化普及水平。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,需要配备会计员、记工员、农技员、保管员、司秤员“五大员”。如果没有迅速培养出对口适用的留得住的本土人才,就免不了在用人问题上捉襟见肘的尴尬。

1962年,国家实施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,农业中学数量大幅减少。1965年夏,农业中学的发展戛然而止,农中部分教师、学生就近并入其他学校,其余的按“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”的原则,融入社会。至此,“农业中学”悄然消失,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专用名词。

农业中学的历史是短暂的,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,对农村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。直到农业中学销声匿迹几十年后,我到家乡走走,碰到的基层干部,依然有不少是当年农中的毕业生。

农业中学：教育史上的一颗流星

徐德培

往事悠悠

难以忘却的“输钱道道”

徐少平

“啦啦啦,啦啦啦,我是卖报的小行家,不等天明去等派报,一面走一面叫,今天的新闻真正好,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……”这《卖报歌》中的“铜板”,是淘汰了的旧时货币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铜板由“贵夫人”蓦地变成了“贱骨头”,每个孩子兜里都有几只“孔方兄”,什么“大清铜币”“光绪元宝”“咸丰元宝”,甚至还有“顺治通宝”等等。

中间有方孔的铜钱,一般用于女孩子做毽子的垫板,实心的铜板,则由男孩子玩“输钱道道”,也叫“凿钱墩子”“滚铜板”。不知是谁起的这个名字,这里的“输”,不是输赢的输,而是输送的输。用砖块斜放在地上形成一个斜坡,铜板从高处自由落体经斜坡加速,沿着一条道向前滚,看谁滚得远。

输赢的筹码也在不断变化。先是一颗白果、几颗熟蚕豆,后来发展到圆形铁片。铁片哪里来?你们想不到,孩子们想到了。将麦乳精或啤酒瓶盖敲得平平的,做筹码。一段时间,村里人家院子里,常常传来叮叮咚咚的敲击声,不用说,又是在敲瓶盖做铁片筹码了。

孩子们的想象力是无穷的,从实践中总结着许多玩法及规则。先是单一的比谁滚得远,谁就赢。但有时铜板滚得兴起,停不下来,太远了,捡拾不方便,后来游戏便以墙壁为界,谁的铜板靠近墙壁最



李辰屹 画 周籽源 书

近,谁就赢。

不要小看这个游戏,还是需要动脑筋的。如果抛的力量过大,铜板速度过快,碰到墙壁猛力反弹回来,离墙壁反而远了;如果力量过小,速度过缓,还没到墙角,就像风烛残年的老人一般摇摇而坠,也不行。只有力度适中,正好到墙壁倒下,那才是理想状态。很多时候是差不多远近,就会发生争执,甚至吵架,只得请旁人做裁判。

没有米尺,只能凭眼力,或者用草秆子量量。有时裁判也“吹黑哨”,发生争执,说着说着,甚至动手打了起来,此时的游戏就变味了。为了防止争吵,又进行“技术革新”。划出一定的距离,在一边砖头上放置铜板,一人在另一边规定的线上用铜板投掷,投中者则赢一分钱,这叫“听响把钱”,这便又有了赌博的意味了。

铜板是不会再生产的,玩着玩着,越来越少了,不知什么时候,各种类型的铁片、铁垫圈进入游戏,它们比铜板重,有厚度,更容易控制,也产生了各种新的规则。

最夸张的是,我曾用家里盛菜用的铜碟子来玩“输钱道道”,免不了遭到大人的责骂。家里西房间地面,有块砖松动了,我一时兴起,掀开砖,把下面挖出一些泥土,最后几个铜板我就藏在这里了。

仿佛一阵风似的,“输钱道道”的游戏不经意间成为过去时,藏在老家西房间地下的那些铜板早已被我遗忘,估计已经锈迹斑斑了。但是,对于那些游戏的记忆,是永远不会生锈的。



民俗
集萃